

乔加斯突

世界文學名著

喬加斯突

譯者序

阿納多爾法朗士 (Anatol France) 原名阿納多爾梯波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生於巴黎。他是萊茵河畔一個書賈的兒子，所以幼時就很喜歡書本。他有詩二集，評論數集；仗着成名的，卻端賴他那純然含哲學意味的小說，在這些小說裏，他從來不用多少人物；祇是着重在抒發他的孤高的思想。他有清楚的頭腦，豐富的學識，常說：哲學，道德，宗教都是虛偽的；對於社會上的一切，他總是抱着懷疑的態度，十分的加以非難和譏刺。喬加斯突

是他波納爾之罪，〔有中文譯本，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，〕我友的書，擺道格后的庖廚諸篇之後的作品，內中包含本篇和瘦貓。（即藝林外史，有中文譯本，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。）喬加斯突是一個古代女子的名字。她原是台柏王拉意禹斯的妻子；不曉得歐地潑是她親生的兒子，改嫁給他，生了愛代奧克勒。待歐地潑被放逐之後，她纔得知他倆結合的祕密，因之失望自縊而死的。在本篇裏原祇是借來指喻書中的女主人翁愛萊納的，改題爲「一個自縊的婦人」譯意也。

原作着重心理上的描寫，並且很多含蓄。譯者不才，未能將牠的精彩盡介紹於讀者，殊覺慚汗。如蒙識者見諒，並願加以指正，實所深感。

喬加斯突

突斯加喬

一

「怎麼！龍格馬先生，你將田雞放在衣袋裏呢？這是沒有意味的啊！」

「回到我的屋子裏面，小姐，我把牠釘在木板上，就可以用鑷子，找出牠的腸間膜。」

「但是太狠了！你的田雞吃苦呢！」

「牠冬天不甚覺疼痛，夏天就利害些了。假使先前的損傷，使牠腸間膜發炎的話，無限的痛苦，心臟就停止跳動了。」

「爲什麼你要如此播弄這些可憐的畜生？」

「是爲了創立我的『苦的經驗學說』呀。我將要證明澹泊派（註二）的人，他們自己不知所說的話，而齋弄是個蠢物。小姐你不知道齋弄麼？不要知道他，他否認有感覺，實在一切什麼不是感覺？你就可以正確的充分的明瞭那澹泊派，當我告訴你那是一羣毫無樂意的笨人，他們是輕視苦痛，有不可變更的成見。設若有一個自命不凡的教師，如田雞般在我的鐮子下，他也就會知道人是不是能用意志去忍受痛苦的了。本來，動物具有感受痛苦的機能，還算異常的利益呢。」

「你開玩笑的吧！痛苦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那是必需的，小姐，他是生物的護衛。例如火焰若不是一着就生不可忍受的灼熱，祇怕我們炙的皮焦骨露，還不會覺得。」

他注視着她，繼續的說：

「苦痛是一件美事啊！李諧講過：『智慧同苦痛是如此的關係綿密，最聰明的，也就

最會感受痛苦的。」

「自然你是自信會感受痛苦甚於他人的了。我很想請你敘述你的痛苦，不過深怕這是太冒昧了。」

「小姐，我對你說過的了，蕭弄是個蠢物，設使我苦痛得利害，我就得叫起來了。你呢，具有完好的生理組織，有感覺的神經，好似一件發音的東西——一個八分的音鍵——痛苦在你身上可以隨意奏出高低不同的調子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我將來狠不幸，是不是你真不好弄，人家再不能曉得你是否認真的講着，並且你的思想的奇突，直使我懂一點的時候，我的頭也發昏了。但是好好的回答我，如果你能夠的話，在你的生命中也感覺一次看。你是不是真要離此遠去？」

「是的，小姐，我向法爾得格哈斯（註二）永別，不再在那邊分咐要香橙露了。我應着我的需求，很遠的離去如同高新支那（註三）的試習員一般。經過細想之後，我纔將這種境遇如其他的一般結束停當……你笑嗎，小姐？你以為這是太輕忽了。但是試聽我的理

由：首先我可以離開這些管門婦，管家婦，客店的女主人，客店的侍者，衣服商人及其他爲我服役的惡魔。我不再看見那咖啡館侍者的微笑了。你注意過沒有？小姐，那些咖啡館的侍者，是一列罩着美麗頭巾的。那真是奇觀啊，說不清的；但是毋庸將那所以叫我離去的理由對你細說吧。我不再看見聖米惜兒的街道。然後，我在上海將找到不少骸骨，由這些骸骨，我可以結束我那關於黃種生齒期的論文。隨後我是要失去活潑的面容——那個正如你小姐所說是證明一種頑健的身體的——而成將枯的香橙一般的深黃顏色。從我心裏發生了騷動，使我斗生好奇心，打總這些是值得一次旅行的了。」

海賴龍格馬，一個一等軍醫，是在園中木屋的旁邊如此的說着。他的面前，有一塊小小的草地，一個很美的噴水池，一株猶太樹，沿着鐵柵，滿栽的是金雀花，鐵柵外，遠處有優美的山谷，有萊茵河水，蜿蜒向左首注入青灰色的小河，向右首經過一道橋樑的白線，隱滅在巴黎一片無窮的瓦簷鐘樓及屋頂之下。斜陽從遠處射在印法李德宮黃金色的尖頂，反耀着一道霞光。幾片白雲，不動的浮在天空，這正是晴暖的七月天氣。

同龍格馬談話的少女，坐在一張鐵椅上，正睜大了澄清的雙目，凝視着那軍醫，滿含着疑慮，唇邊更露出悲苦的神情。她的無神的眼睛，好像感着嚴寒似的，使受她注視的人一望而知她享福的樣子，雖則她鼻子是筆直而兩頰是稍帶狹瘦的。他的臉純然灰白，叫那些婦女都道：「這個小姐沒有血色。」她的嘴太大，略具一點溫柔樣子，顯着她的生性的和善和易與。

海賴龍格馬着力的回復到他那討厭的打諢。

「不」他說：「小姐，我應該向你招承那個，離開法國，我也爲了避去我的皮匠所講的難聽的德國口音。」

她又問了一次，他是不是真的要動身。於是他突然止住了她的微笑說：

「我乘明早七點五十五分的車走，二十六日在都龍登馬強打船。」

他聽得了橡牙彈子在木屋裏彈子檯中相擊的聲音，並且那南方的口音喊着：

「七與十四。」

他很快的由門窗上看了那些打彈子的人一眼，皺了皺眉頭，突的向那少女告別。臉上帶着淒涼，目中飽含着淚珠，匆匆而去。

那少女隔着柵欄，由膠樹上看了一會他的側面。他站了起來，跑近鐵柵，抓緊了手絹，捫住了她的嘴，要想不喊出來，結果堅決的，她擺開兩臂，嗚噎的呼道：

「海賴！」

她放她兩臂仍舊垂下：這是已經太遲了，他沒有聽見她的呼喚。

她的頭是貼伏在鐵杆的檔子裏，她的面部表情及她的動作，都足以證明那不可補救的打擊。

南方人的聲音，又從木屋裏面喊了出來：

「愛萊納，馬台爾（註四）啊！」

這就是菲萊爾特錫沙克先生在叫他的女兒。他在計算打彈子勝負的珠盤面前，儘量的挺直他短小的身軀。他用很好的姿勢，在珠桿頭端上蠟。他的眼睛是在濃眉之下閃

動着。他神氣仍是很能幹，很滿意，雖是他一局完全失敗。

「阿微郎先生！」他向他的客人說：「我要專誠叫我的女兒親爲我們進馬台爾，因爲我是一個守規矩的家主，並且是信仰聖經的呢。你是個島居之民，我相信你是善於鑑別各種酒的，尤其於馬台爾是你專長。嘗嘗這個看，我請你。」

阿微郎回過他的黯淡的目光，注射到愛萊納身上，寂靜的從她的手中的托盤裏取了那杯子。這是一個長牙齒長腳的高個子，橘紅色的臉，禿頂的頭，穿的上等人的服裝，放大鏡塞在身畔。

愛萊納退去了。她曾不安的注視她的父親，看着他做出無窮的禮貌，她好似不大舒服。叫人知照了一聲，她不很適意，請他們原諒她不能來會食。

在像大街上咖啡館般油漆的客堂中，弗萊爾特錫沙克先生猛烈的倒酒，攪和起來，然後又分杯。他叫喊起來「噯！魚來了！」當他一眼看見那個。吃時他用他的刀似走方郎中一般尊嚴，並且把他的餐布高高的蒙在背上。他誇讚他的酒，在未開瓶塞之先，空口

的說了好久。

那個花兒匠，長年僱着的，油滑奸刁的神氣侍候着用飯。這種鄉村中人，任是他主人不去聽他，他常是要在耳邊利害的囁咕着的。

阿微郎先生他本來血色還算足，吃的太飽，面孔更變為深紅色；仍然憂鬱的不說什麼話。弗萊爾特錫沙克先生在聲明不談正務之後，差不多是立刻擺開他的重要工作。他呢，曾做過經紀（註五）人，他有產業歸公的業主及商人，做他的主顧。俄斯門先生很隨意的（註六）促使拆除街道上有障礙的建築，就叫他有事幹了。

事實上一定是在最短期內，他已經賺了好些錢，因為（這是他所不說的）好久之前，人家常是看見他挾了一本護書，拖了一雙破後跟的皮靴，彳亍於項蒲多街的左近。就是在那邊一個院子的盡頭，幽暗的辦公室裏，他接見那些倒運的肉販。在這個不潔的住處，他灰白的肥頰從此不再消滅的懸在他的臉的兩旁了。

一塊銅牌釘在他的門上，刻着他的大名：

菲萊爾（特錫沙克）

一塊新的牌子，在他新的住所。第一個名字之後的括弧，已經換成了逗點，

菲萊爾，特錫沙克

第三塊牌子是他第三次喬遷後釘着的，那個逗點也不在了，也沒有什麼去補充牠：
菲萊爾特錫沙克（上面的名字的寫法不同，是用平民的姓氏冒充貴族的表示。）

現在這個經紀人的門前，不再有銅牌了，他在城市裏一所房子的第一層——納浮特不帶鄉街，住了裝着玻璃鏡的屋子，而且又在麥東叫人造了一所木屋。菲萊爾先生原是錫沙克地方的土著，在剛大區靠近了瑪買特沙維打，那裏他的兄弟，至今還是一個磨工。

等他聽得了蒲突特磨蘭的一部分應充法蘭西劇場擴充的地基，菲萊爾先生就散傳他的名片，說帖，通知書，更去訪問那些受罰的業主及重要的不動產商人。在這個他所謂「他的週遊」裏，他到麥里斯旅館去見了阿微郎先生。這人是在蒲突岡下，相近戲園

有一所大廈，那房子是差不多在兩世紀之前，就屬於阿微郎家裏的了。

銀行家約翰阿微郎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的時候，在那邊設了他的事務所。他把很多的財產，供給奧來安公爵使用，他推想公爵該是路易十四的繼承者，假使法國仍舊守着君主立憲如他所想的話。但是雖有許多激烈的進行和公爵生性的懦弱，而這大膽的銀行家的計劃，到底不能實現；因此他就轉向皇家，助長反革命。他更得美人兒愛理屋太的牽引，同皇后通消息。皇家全敗之後，八月十日他逃往英國，與勃漢斯維克及王子們的關係，依然是連續着。他的帳房大維愛華，八十一歲了，留在巴黎想保全那受恐嚇者的利益，因為未曾有民黨的執照，便被認為形跡可疑，關在監獄裏四個多月。他差不多已是被人家忘記去了。在一七九四年熱月（註七）一日，革命公庭宣判他死罪，當日就受斷頭之刑在紫金城柵，即現在叫做推翻的柵門（註八）的地方。

銀行家阿微郎就因此老死難的忠誠，而從虧損裏得救。但是蒲突特磨蘭的房子，從此不是一處銀行，有人作了住宅了。

這所住宅是幽暗而且積滿了塵埃，有似鋤頭一般灰黑。正面的窗是路易十五式的馬蹄形。一個戴着銅盔的異形頭像在拱石上，仍舊扮作鬼臉，把守着大門；但在染匠及鎖匠招牌騎縫的地方，他塗的是一面藍色，一面黃色。拱石下面，門的兩旁，懸着小小的圖表，寫着繕寫人及衣商的姓名。屋的內裏，傍有很好看的鋼鐵欄杆的石級樓梯，已經是滿堆着塵灰，痰吐，菜葉，叫人聞得一股臭味。小孩子的叫聲在梯口都可聽得，而半開的房門裏，穿着工作時候着的衣服或者法蘭絨做的短袖襯衣的婦女，和帶套袖的男子，也都讓人看見。

這就是末日的阿微郎屋。

菲萊爾特錫沙克先生爲了業主的利益，曾經到過那裏。他記下了三十米長的屋的正面，兩引雜貨店同附屬各物，三十二種不同的建築和物料，其中是包括了那間堆間，在那裏，一個賣果蔬的婦人存放了她的車子；及那閣樓，一個女工在那裏用機器縫紉的。一切他在預算表裏記錄下來，爲的是指示給市政府委任的律師，不動產的價格，好補償失

掉地產的業主。大概幾時這事在該最高法院審理，菲萊爾特錫沙克先生就擔任訴訟的指導並律師。

菲萊爾特錫沙克先生曾先後在巴黎及麥東請阿微郎先生吃飯。他是常要請他的主顧們的，好像那是他的手段，他的敬意。是杯子放在面前的時候，他能够操縱人；最後的一道菜他就得人採納他的意見了。一向他極喜歡去瓶塞子，他叫這個做：「生活。」當不大得意的時候，他狂飲着酒販的白酒，熏大栗子過着，這些東西都放在油布上，在間公共的小室裏的。也是在那邊，他指示那些受困的雜貨店主。現在留客在家裏，他卻已經有了銀器及有價值的毛毯。

如今菲萊爾特錫沙克先生及阿微郎是在飲咖啡。紅色的落日，由低處照着木屋的餐室成爲金黃顏色。這位辦事人頰際的肥肉，繼續的很重的掛着，兩只陰險的眼睛，不住的週視他的客人。

「嘗嘗這個高捏克酒看，親愛的島居者！」他說：

這島居者的名詞，他覺得非常之妙，他隨後又用阿兒皮虹（註九）替代英國；但是跟着又請求恕他如此的放縱。

阿微郎先生飲了高捏克酒，重要了一杯，說道：

「我希望菲萊爾小姐不適意，沒有大礙。」

菲萊爾先生也有如此的希望。阿微郎重歸靜默了。

他站了起來很呆板和關節不靈的樣子，因為他的膝頭已經傷筋麻木了。黃色的外衣在手臂上。他出了柵門，纔重新講話。

「我很榮幸，他對主人說，向你請求把令媛菲萊爾許給我。」

這位侏儒要有一個婉轉的答語；但是固執的那英國人放了一張紙在他的手裏：

「你在這裏面，」他說：「可以找出我財產正確的總數。用掛號信回答我，假如你高興的話。不必再送我了，不必！」

於是他又呆板的放開脚步，向車站那條路去。